

纂
論語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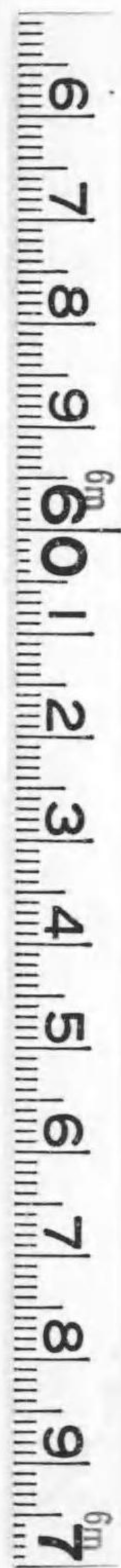
瀧川龜太郎著
修正版

全

特 259

387

始



符 259
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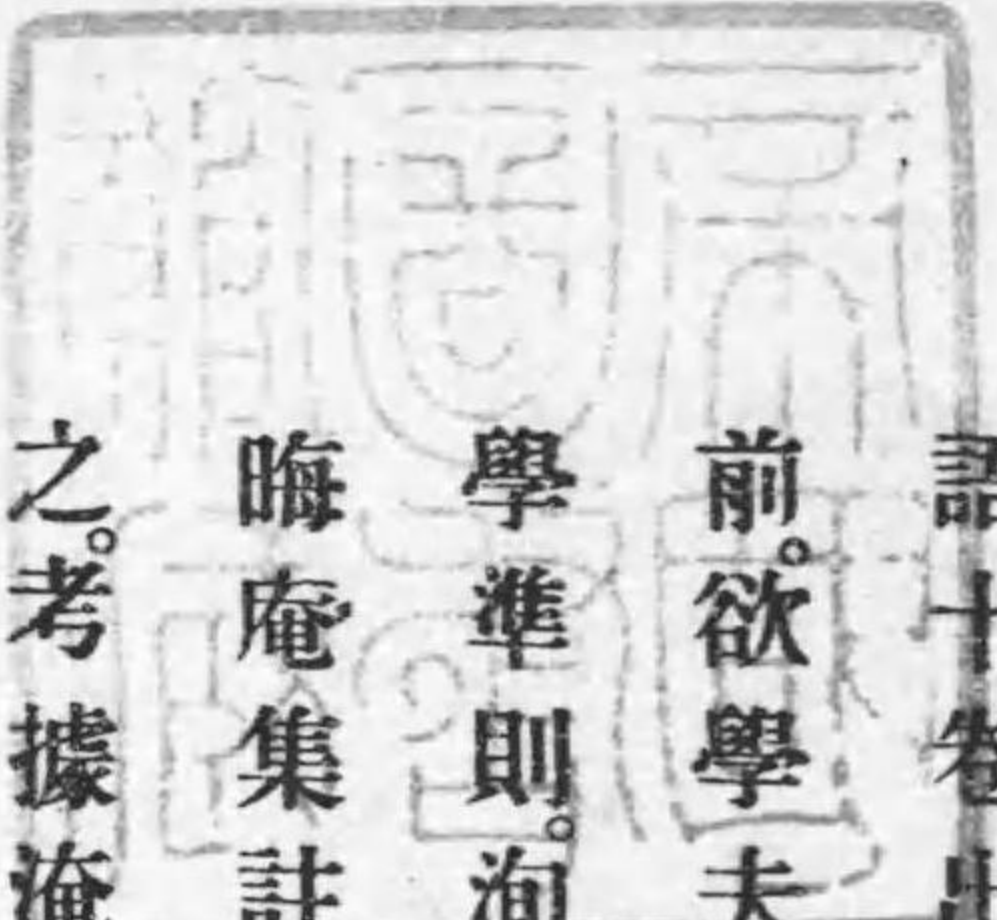
瀧川龜太郎著

纂標論語集註 全

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自序

周末之書。概無不錄。夫子言行。而純駁不一。假託或有。獨論語十卷。出乎七十子手記。誦讀之際。聖人聲音狀貌。儼在我前。欲學夫子者。舍是安取乎哉。昔人云。宇宙第一書。萬世道學準則。洵有以也。資言七八歲時。始受是書。句讀稍長。講朱晦庵集註。何平叔集解。遂及彼我儒先著作。議論宏深者有之。考據淹博者有之。而一出一入。不知所適從。竊謂是書之成。去今二千餘年。齊魯書殊。篆隸文變。魯魚亥豕之謬。未必無之。學而篇。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鄉黨篇。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我邦舊鈔本所記如是。邢疏朱註。樂下無道。



自序

一

字。出下有之字。若是之類。校勘之可講者也。經之所記者言也。所以成言者字也。由字以知言。由言以通經。庶幾得之。同一穀也。孔子國解。泰伯篇爲善。解憲問篇爲祿。同一吾猶人也。也。朱晦庵讀顏淵篇爲平語。讀述而篇爲疑辭。若是之類。訓詁之可講者也。楊墨行乎七國。老莊盛于漢魏。唐宋以還。道釋日益橫肆。儒家之言。亦往往有異同。其言性也。或云善。或云惡。或云有本然有氣質。其解仁也。或云博愛。或云心之德愛之理。或云長人安民之德。若此之類。義理之可講者也。於是不能自量。據文證文。以人考人。參諸儒先之言。錄其所得。名曰纂標。將就正有道。有客問曰。趙忠獻依是書定離亂致

太平。李文靖爲輔相六七年。以未能行節用使民兩句爲歎。古之講學求道者。一在修己濟物。孰肯以文字章句爲事。予答之曰。筌用獲魚。蹄用捕兔。文字章句之於道學。不唯筌蹄。趙李諸公。蓋亦得自此中。而子不之知也。

明治四十五年五月 出雲後學 瀧川資言謹識

夫子父祖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先曰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顏氏女生孔子孔子生而叔梁紇死未詳夫子所自出孔子家語云微子啓封于宋弟微仲嗣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緡公史記作緡公及襄公熙襄公史記作緡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史記作緡公欲立其兄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厲公終即位方祀以下方祀當作弗父何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以孔爲氏焉孔父爲華魯所殺事詳左傳桓公二年孔氏奔魯或在此時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皐夷皐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又云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家語王肅僞撰然補綴古書而成者未必爲悉無所據也左傳襄公十年云攻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陬人紇挾之以出門者注杜預曰紇陬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此役實在夫子生前十二年左傳云陬人紇論語八佾篇謂夫子爲鄴人之子蓋孔氏奔魯世奠居於陬邑矣

夫子生年月 夫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十月庚子即夏正八月二十一日當我紀元一百九十九年朱子生年據史記月日據公羊傳補不知何故俞曲園名淵清人孔子生日考云春秋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兩傳年日俱同惟有一月之差然陸德明公羊音義曰庚子孔子生傳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陸子所據本無十有一月四字與穀梁同楊士勳穀梁疏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楊子但言史記與穀梁異年而不言公羊與穀梁異月則其所見公羊傳亦必無十有一月四字也唐石經誤衍此四字而各本從之遂致兩傳有一月之差是不可以不辯也至生年爲襄二十一年則兩傳皆同襄三十一年左傳正義引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又引昭二十四年服虔載

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計自襄二十一至昭二十四正三十五歲是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賈服舊說皆同自襄二十一至哀十六共七十四年而賈逵云年七十三者猶絳縣老人生於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亦是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也杜預不達此義乃從史記作襄二十二年生朱子論語序說亦云襄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生胥失之矣今定孔子于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是月庚辰朔則庚子二十一日也周十月夏八月爲今八月二十一日夫子之師 崔東壁名述洙泗考信錄云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又何常師之有是孔子非生知乃學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自是以後皆以孔子爲生知矣余按論語他章或可指爲謙己誨人之語至志學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進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踰矩歷歷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學而至安能憑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門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遺餘力矣而未有一語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謙遜之意門弟子必不代孔子謙遜也孔子自言非生知弟子皆不言孔子爲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爲生知乎按論語云子入大廟每事問又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載夫子之言云吾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子好學之至求道之切可以知焉史記孔子世家云問禮於老聃史記老聃申韓列傳莊子天運篇禮記曾子問家語觀周篇亦云孔學鼓琴於師襄又見家語左傳昭公十七年云問官於郊子又見家語禮記樂記篇云聞樂于萇弘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其事未必可悉信又未必可悉非豈子貢所謂無常師者邪

適周問禮於老子正與見郊子而學者同據史記世家夫子適周在昭公二十五年適齊之前是時夫子蓋不過三十二三歲方博學旁求之時是以偶及于此非必師事老子若曾子問所載蓋後人假託之言

伊藤仁齋名維論語古義云此時孔子年三十六名位未顯想無景公以季孟待之之理恐他日之事

崔東壁名述洙泗考信錄云孔子在昭公世未爲大夫班尚卑望尙輕景公非能深知聖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則吾不能也景公是時年僅四五十歲其後復在位

序說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爲織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有聞韶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

三

二十餘年歲會諸侯賞戰
士與晉爭伯亦不當云老
不能用也。
左傳不載夫子爲中都宰
又不載爲司空獨載其爲
司寇孟子亦曰孔子爲魯
司寇不用蓋夫子是時進
位爲大夫而其職守則司
寇也。
崔東壁云司寇即大司寇
家語以爲二官誤矣若少
司寇必加少以別之且少
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攝朝
政哉。
孔子世家以墮三都爲定
公十三年事朱子據左傳
及魯世家正之也。
誅少正卯見於荀子及家
語諸書今按論語季康子
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
爲政焉用殺夫子之不好
殺如此焉有秉政七日而
殺一大夫者哉其不可信
勿論也已朱子極辨其無
而序說猶載此亦釐革之
未盡者也。
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於衛
主顏籛由彌子之妻與子
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
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孟子未嘗曰顏濁鄒爲子
路妻兄與史記世家所傳
異崔東壁云孟子曰微服
過宋則是孔子由衛至陳
經宋之境未嘗立於宋之
朝也亦未必至於宋之國
都也。

序說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
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
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
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
東周語定公以
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
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
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
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
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
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
皆爲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

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
顏籛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爲

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
王既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

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
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

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
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

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
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

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

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
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

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
之歎爲在此時又

五

崔東壁云。是時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吳師。竟卒於軍。非議封孔子時也。且書傳皆無見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無之。則此必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至所稱書社地七百里者。亦誤。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

狄惺菴名子奇孔子編年云。史記陳世家。湣公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據此。則孔子與昭王往來。皆在陳地。並未至楚國都。凡言孔子適楚者。疑皆非實。

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夫子未必爲獲麟作春秋也。

哀公十六年。我紀元百八十二年。四月己丑。夏正二月十一日。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兩子張問如何。可以從政。以下爲序說。

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

孔子如蔡及葉。有葉

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

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

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

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祀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

序說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爲名曰齊二十二篇多問
二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魯二
十篇

金仁山名履祥云魯論齊
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
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
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
本

按金氏概言之耳其實鄭
本之與今本往往有異同
陸元朗名德明經典釋文
臧玉林名琳經義雜記論
之詳矣以文長不載
程子之說本於柳子厚
元唐論語辯人

物部徂徠名雙松字茂論語
徵云果如程說何乃遠闕
典且也子思作中庸字其
祖子何必優於字乎蓋上
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

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

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

久但覺意味深長

原思故二子獨稱名

安井息軒論語集說云鄭玄云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然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於高足弟子中
最少而論語載其臨沒之言則非三子所撰定也程子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以二子稱子而斷之物
厥之是也然至其自爲說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爲上論成於琴張以憲問恥爲下論成於原思不知
二章乃二子所記門人編輯此書直取其所以載之耳千載邈矣今未可的知成於何人之手要之通
篇字諸弟子而記曾子臨沒之言則皇侃所云七十弟子之門人所撰錄近是
程伊川語錄云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論語諸弟子問處爲己問將聖人所答處便作今日
耳聞自然有得

朱子答江隱君書云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
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

伊藤仁齋云論語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又云論語一書萬世道學規矩準則也其言至正至當徹上徹
下增二字則有餘減一字則不足道至此盡矣學至此極矣

先秦之書引論語字句事實者列子中庸孟子莊子尹文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諸書漢初陸賈著新
語今佚其半書中引論語之語者六條始元五年昭帝年甫十三詔曰通保傳傳孝經論語未云有明可
見論語戰國之初既行至漢爲帝王必讀之書也但論語之名則始見於禮記坊記
近藤正齋名守書籍考云按古事記應神記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者貢上故受命以貢上人名和
暹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コレ皇朝論語ヲ傳フルコトノ史書ニ見
エシ始ニシテ王仁ノ來ルハ應神帝ノ十六年春二月ニ在リ西土西晋ノ武帝太康六年ニ當ル
又云論語義疏十卷魏何晏注梁皇侃疏皇侃本此書久シク西土ニ佚ス乾隆中初テ復歸知不足
齋叢書ニ收入ス皇朝古鈔本數通アリ予モ室町季世ノ古本ヲ收儲ス根本某名ハ遜思字ハ伯嘗
修武夷ト號ス

テ足利學校ノ古本ヲ校寫刻梓ス、則其本清土ニ傳フ、
 又云、皇朝論語ノ古本ハ、皆六朝及李唐ノ傳本ナリ、故ニ字句ノ異同、古書ニ徵シテ精善、據トスル
 ニ足ル、西土ノ如キハ古本佚落ス、故ニ邢昺カ正義朱子ノ集注、トモニ後唐長興ノ版本一通ニ據
 ルノミ、他ノ善本校對スヘキモノ無シト見ユ、皇朝ノ如キハ真本永傳、能ク古訓ニ由ル、豈貴カラ
 ズヤ、凡鈔刻現存ノ古本、予カ聞見スル所ハ、皆右相手寫卷子本一通、按此本相傳、爲管公手寫、未其
疑也、我邦所存論語、是本最古、寬政二年、吉田登墩、聚珍刷印、天保八年、藤堂侯縮模梓行、纂標所謂卷子本、即是モト大和國廣瀨村里正某所藏、果然否、而爲三千年以前之物、則無
後家藏トナル、每卷貞和二年ノ識語アリ、後人ノ題スル所ナリ、仁治原本、嘉曆轉寫一通、按此本外題ニ魯論ト書ス、卷尾ニ識シテ云、此書受家說事二箇度、雖有先君與書本、爲幼學書之、間字樣散
 不足爲證、本仍爲傳子孫、重所書寫也、加之朱點墨點、手加身加畢、即累葉祕說、一事無脫、子孫孫傳
 得之者、深藏匱中、勿出闔外矣、于時仁治三年八月六日、前參河守清原トアリ、則教隆真人ナリ、此本
 又弘長建治正安延慶ノ題字アリ、建武古本一通、按此本末ニ建武四年四月初二日、以管窺而改正
朱點訖トアリ、正平版大字本論語一通、纂標所謂正平本、即是皇朝古板ノ最古ナルモノニシテ、其原書ハ意フ
 ニ六朝ノ傳本ナルヘシ、其版式モ合縫タ、一線野ニシテ、則卷子本翻刻ノ舊式ナリ、半頁六行、行
 ゴトニ十三字、字體奇古、往往六朝ノ俗字ヲ用フ、卷末識語ニ云、堺浦道祐居上、重新命工鏤梓、正平
 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按ニ正平甲辰ハ後村上天皇十九年ニシテ、異朝元ノ至正二十四年ニアタル
 此本又三通アリ、其一ハ識語アル本、其一ハ此識語ヲ削去ル本、其一ハ末ノ一行ニ學古神德楷法
 日下逸人貫書ノ十二字アル本、日下ハ姓ニシテ貫ハ其名ナルヘシ、宗重卿鈔本一通、按未卷首ニ
 題シテ左中將藤宗重トアリ、卿ハ貞治六年薨ス、當時ノ傳寫ナリ、文明鈔本一通、纂標所謂足利學ニ
藏ス、明應刻本一通、蓋覆刻正平大卷末ニ明應龍集己未仲秋武道重刊トアリ、大永鈔本一通、纂標
大永末ニ于時大永四暮臘月中、譯ト識ス、天文印本一通、宜纂標所謂堺南宗寺其板アリ、末ニ天文二

年宣賢ノ跋アリ、又永祿六年古本一通アリ、纂標所謂以上十通、字句今本ト小異同アリ
 宋寧宗嘉定四年、建曆元年、我順德天皇劉煥始刊論孟集註、學庸章句、蓋朱子歿後十二年矣、當時我邦僧徒遊
 彼土者、漸傳其書、花園院御記云、元應元年、後醍醐閏七月廿二日、甲辰、今夜資朝野公時等、於御堂
 殿上局談論語、僧等濟々交之、朕竊立聞之、玄惠僧都、號獨清軒、又號健叟、義誠達道、歟自餘又皆識義勢、悉叶理
 致、又云、元亨二年、七月廿七日、癸亥、晴談、尙書、人數同、先其義等、不能具記、行親紀義、其意涉佛教、其詞似
 禪家、近日禁裏之風也、即是宋朝之義也、或有不可取事、於大體非無其謂者也、凡近代儒風衰微、但以
 文華風月爲先、不知其實、文之弊、以質可救之、然者近日禁裏有此義歟、尤可然事也、但涉佛教、猶不可
 然乎、又云、元亨三年、七月十九日、凡近日朝臣多以儒教立身、尤可然、政道之中興、又因茲歟、而上下合
 體、所被立之道、是近代中絶之故、都無知實儀、只依周易論孟大學中庸立義、無口傳之間、而面立自己
 之風、依是或有難謗等、歟、然而於大體者、豈有疑殆乎、又一條禪閣、兼尺素往來云、近來獨清軒玄惠法
 印、宋朝濂洛之義爲正、開講席於朝廷、以來、程朱二公之新釋、可爲肝心候也、云云、據此則朝廷經筵亦
 用是書矣、其後足利氏之世、有岐陽秀方、桂庵、釋玄豐德之際、有南浦、釋文惺窩、藤原梅軒、南村皆崇信鼓
 吹、及羅山、林道鷲峰、林想諸儒出、閩洛之義、遂遍海內、事詳乎伊地知潛隱、安漢學紀源、西村天因、時日本
 宋學史、

論語卷之一

宋 朱熹集註
日本 瀧川龜太郎纂標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

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釋。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怒也。程子曰。以善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

物部徂徠云。論語稱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辭也。
安井息軒云。時習。朱說是也。如諸家所說。乃時學。非時習也。
中井履軒名積論語雕題略云。注不必論復初。
阮雲臺名元研經室集云。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篇終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與此始終相應

伊藤仁齋云亂謂逆理反常之事

卷子古鈔本正平本清原宣賢本並其下無爲字

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

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

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

太宰春臺名純論語古訓云。當以剛毅木訥近仁章參看。

陳蘭甫名澧東塾讀書記云。巧言令色。孔子引尙書也。鮮矣。仁。孔子說尙書也。永祿本。皇侃本。仁上有有字。

佐藤一齋名與論語欄外書云。不曰仁鮮矣。而曰鮮矣。仁。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同一例。倒裝語。寓慨嘆。

三猶屢也。伊藤仁齋云。三如三復三令之三。卷子本。正平本。永祿本。皇侃本。交下有言字。何平叔名晏論語集解云。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學而第一

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

宋李文靖公名沆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吾爲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猪飼敬所名彥論語考文云賢賢易色上似脫有人於此句然是古文簡妙處易色有三義程伊川云變易顏色言改容禮賢也是一義朱晦庵云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是一義漢書李尋傳賢賢易色顏師古注輕略女色不貴

之也陳祖范云賢賢易色主夫婦言是亦一義後說近是
中井履軒云父母曰竭力君曰致身方有味古人言語不苟如此
雖曰未學雖曰不要君之類抑揚其辭以明其深於學非真未學也

固如疾固之固謂執滯不通也言修學則無執滯不通之病也
帆足愚亭萬里論語標記云主如射不主皮之主

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

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所以輔仁不如己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無益而有損
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知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

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

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抑反。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

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

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

安井息軒云。子貢言求之者。承陳亢之問也。

范淳父名祖禹云。父在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張南軒名拭論語解云。此說文理為長。

國事家事自異。宋人據此。章及子張篇。孟莊子章。答司馬溫公諸賢。甚無謂也。俞曲園名樸論語平議云。用以古通。斯字指禮而言。蓋謂先王之道。禮為最美。小大由之。而有所不行者。不和故也。但言有所不行。而不言其不行之故。則禮之用。和為貴。已見上文。故省。又云。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可從。

陳蘭甫云。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學而第

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所以為美。而小事

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

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子路篇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尾藤二洲名孝素餐錄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有守者能之貧而樂富而好禮匪夷所思無諂無驕求仁者也樂而好禮安仁者也日本諸舊本並樂下有道字邢朱二本缺誤阮雲臺論語校勘記云史記仲尼列傳文選幽憤詩注引此文並有道字又下二節孔注及皇邢兩疏亦有道字俱足爲古本有道字之證憲問篇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安井息軒云告諸往而知來猶言告故而知新

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恭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

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

子貢

礎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礎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礎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里仁篇云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憲問篇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篇云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患下不上卷子本正平本永祿本皇侃本有己字吳志忠清集註附考云註行道而有得於心文公初稿心作身後改作心是本即是最後定本作得於心而不失

中井履軒云三百詩之原數孔子以前止有三百故孔子屢稱詩三百也夫刪三千為三百之說妄已孔子刪詩之非朱竹垞名餘叢考論之詳矣中井履軒云註以思無邪

為詩之效則思字指學詩聽詩者之性情也恐非夫子之旨夫子蓋只言詩之為物直寫出其心思而無邪出者云爾二道字卷子本正平本宣賢本永祿本皇侃本並作導

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不必言張芑山自烈明人云此夫子自叙心學境地蓋歸魯後就德業窮竟時追憶前此經歷處約略次第說出非自譽為政第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一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

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

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

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

乎此則念念在此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非自謙俱是一生切實說話。夫子亦學知之人。註恐非。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得知天命。物徂徠云。耳順。言天下莫有逆耳之言也。所謂盡人之性也。

松平樂翁侯信定與其師大塚頤齋書云。此間論語の會の節耳順の義につき。人々申候に耳のみ理に順ふと申事。如何や。目も同じかるべしと申候。小子風と心附。答申候は。今飢餓の人を見る時は。其艱難不惑の様を見ると。直に其情を得申候處。上州邊淺間山焼け候て。人々殞命候と申話は。それはとばかり不惑に存候へども。見る程にその情は難得候。耳に聞く事。直に其情を得。其理を知るは。難きに非ずや。聖人一視同仁の心。さもあるべきにか。と申候へは。面從にもや。尤と申候。こゝも可有之哉。いかゞと疑ひ候。答候にてよきか。あしか知れず。

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候間伺申上候云々。按皇侃梁論語集解義疏云。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知廣博。凡厥萬事。不待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與樂翁侯說合。姑書備一解。

懿子。孟僖子之子。左傳曰。孟僖子將死。使二子學於仲尼。

無違。無違禮也。唯曰無違。而不曰無違之故。所以待懿子之憤悱也。

此時僖子既沒。故孔子告懿子以死後之孝。

香川桂園樹景詠燕云。すがのねの長さ日くらしなく。雛の燕の親のやせにける哉。蓋自此章脫化來。桂園常語人云。欲賦和歌。不可不誠其意。欲誠其意。須讀論語。論語天下第一歌書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王輔嗣名弼、魏人、皇云、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

舊說、集解引包子良名咸、漢人、注、孝子之有深愛者、至必有婉容、禮記祭義之語、劉端臨名台、拱、論語、駢枝云、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長者、安井息軒云、此顏子始學於孔子、孔子歎其銳敏而

稱之也、皇侃云、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載此語、視、作者、以作為、注、訓、以為、為、蓋本此

佐藤一齋云、溫、集解、尋也、本注沿之、中庸、鄭注、讀為、燂、溫之、溫、章句沿之、燂、溫為長、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其所由。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入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黃薇香名式三論語後案云、先行句、其言二字略逗、連下、程伊川、沈夢溪、金仁山、郝京山、亦有此說、安井息軒云、其言而後從之、與而後其言從之同、古人有此倒裝法、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叙子玉之死、續之曰、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宣公十二年、亦敘此事云、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中井履軒云、學與習不同、註以不習解不學、何也、卷子本正平本、宣賢本、皇侃本、也已下、並有矣字、子張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中井履軒云、詩早麓篇、豈弟君子、于祿豈弟、假樂篇、于祿百福、子孫千億、子張蓋因詩發焉、以作于祿之工夫也、俞曲園云、子張學于祿、猶南容三復白圭、曰學、曰三復、皆於學詩研究其義、非學求祿位之法也、佐藤一齋亦有此說、

王伯厚名應麟困學紀聞云、孫季和謂、學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

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

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

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

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

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

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

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

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

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小爾雅云：諸之乎也。

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包子良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中井履軒云：今君陳篇載此語，而無孝乎二字，故集註據作解，然古文不足據，宜從古注。奚其為為政承，奚不為政，政國政也。政下奚上，卷子本，正平本，宜賢本，皇侃本，並有也字。

安井息軒云：白虎通後漢書孝子傳，引此文亦有也字。
皇侃義疏引鄭康成名玄漢人云：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

物徂徠云：父子相受為一世。
世下可上，卷子本，正平本，足利本，皇侃本，有亦字。
高玄中名拱明人四書問辨錄云：三綱天下達道，五常天下達德，非帝王相因之禮也。曰夏禮殷禮者，謂夏之禮殷之禮，行於朝廷，達之邦國，如吉凶軍賓嘉之類，是也。

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記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輓，上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陸氏曰：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

鄭康成云、何平叔集人神
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
詔以求福也。
陳定宇名棟論語發明云、
此章欲人不惑于鬼之不
可知、而惟用力于人道之
所宜為、他日語樊遲曰、務
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
以鬼神對義而言、

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
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
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
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詔、求媚也。

見義不

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二

宋 朱 熹集註

日本 瀧川 龜太郎 纂標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音佾

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

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

佾、後解本服虔說、是左傳
隱公五年、來仲曰、舞所以
節八音而行八風、則舞必
取於八、其為每佾八人、可
知、不然自六以下、全無所
取於八、恐不成舞、佾字從
人、從八、肉、左傳女樂二八
之文、亦可證、此事昔人論
之詳矣。
朱註忍字或說、本皇侃、其
意謂、若此事而可容忍、天
下何事有不可容忍者哉

程子據明堂位以魯用天子禮樂爲成王賜伯禽受王伯厚許東陽黃葵峯楊升庵諸人皆云魯行天子禮信公以後之事明堂位之說誣妄不足據其言鑿々有證

中井履軒云易字元非有無實之意戚字亦無文不足之意但易戚交錯爲文且與上文奢儉作對乃看此意耳

中井履軒云注徑情而直行當作直情而徑行是禮弓字面

皇侃云此章重中國賤蠻夷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韓退之原道引此文義同皇說參存

女下弗字卷子本皇侃本作不

爾雅云旅陳也陳其所禱之事欲其消禍致福也佐藤一齋云嗚呼二字句斷多少感慨寓在二字內按韓文張中丞傳後敘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

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倍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

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倍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

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

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

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

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彝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

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難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

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難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

正學此字法。閻百詩名若四書釋地云必也決辭乎疑辭一句中具有二義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親喪乎皆然。何平叔集解云馬融曰情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按此章新古二註其說不同近時帆足愚亭安井息軒毛西河俞曲園黃薇香亦各有別解今姑以臆解之曰巧笑倩兮二句狀美

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

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

也倩七練反盼普莫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情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

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

人容貌素以爲絢寫美人服飾素說文云白綴繪是

一義又白色之絲猶詩羔羊素絲五純之素此用前義絢文飾也言著白繪之衣以爲文飾也繪釋文云繪本又作績又周官先鄭注引論語作績說文云繪五采繡也亦引此經此繪績同義刺繡也刺繡者先以五采繡華樣後以白絲補飾其間使文采分明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又云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即是也子夏疑白繪不可以爲文飾問之夫子曰汝不見夫刺繡乎既繡華樣之後白絲補飾華樣以喻美人後素以喻其著白繪也子夏聞之恍然有所悟以爲人有忠信之質而禮爲之節文亦猶是乎故曰禮後乎又按以素爲婦人服飾古書無所考豈以爲綱尚之於衣上乎

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

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

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

中井履軒云禘天子諸侯皆有之但其禮異耳邢叔明宋人論語正義云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

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給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給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給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孔子國名安國漢人云答以不知者為魯諱安井息軒云示字包咸讀如字朱熹訓視鄭玄中庸注訓寘蓋為同音假借也參之孟子天下可運於掌鄭說最長

意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一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

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

祭神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

與而使他入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

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際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

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

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邾人之子知禮乎入

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邾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

入而助祭也邾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

顧亭林名炎武日知錄云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析而二之未合語意中井履軒云奧與竈自是兩件非一祭之終始蓋奧即室也古者祭中靈室神也亦五祀之一不曰室而曰奧稱其尊也媚猶諂也邢叔明云奧其處雖尊而間靜無事竈者飲食之所由雖處卑褻為家之急用按奧神以喻君竈神以喻權臣不必賈自道安井息軒云王孫賈所引之諺奧竈相韻故孔子以無所禱答之亦賈其韻也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夏諺以答景公下仍續以韻語古人言語之道為爾

安井息軒云時王之禮天下所循守而特言吾從周者亦述制作取舍之意

射不主皮者尊德也為力不同科者貴齒也曰古之道也者歎今不然也

中井履軒云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不告朔也則常月之告可知矣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左傳云疾也則四箇月之外視朔可知矣其餘無書不告不視者然則告朔之廢不在文公之時爾皇侃本宣賢本唐石經作汝

物徂徠云此章之言為魯發焉三家強而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而輕公室習以為常故以孔子為諂者有之而孔子違俗而必盡其禮亦所以張公室抑三家也
中井履軒云尹註下一則字便失正意
孔子國云樂而不至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安井息軒云是以音言之

佐藤一齋云夏后氏與殷人周人稱謂不例案夏后氏與陶唐氏有虞氏同一例當時沿襲有此稱耳
中井履軒云松柏栗是社樹非社主左傳祓社釁鼓

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

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生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

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

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

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愛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

祝奉以從周禮小宗伯奉社主注社主蓋用石爲之可知社主別是一物宗廟神主之類耳

皇侃云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

中井履軒云是章只論局量之大小未言及王霸之辨

包子良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俞曲園云韓非子外儲說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三歸之家管仲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足見其奢且美女之

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而娶三姓之說或從此出也按三歸之家必有樓臺池沼是說苑臺名之說所由起

片山兼山世論語一貫云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子語大師豈其時與皇侃本永祿本知也下有已字卷子本也作已正平本作已也

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

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事

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

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

言其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

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

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

好會站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

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噉如也釋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

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噉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噉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

中井履軒云木鐸後解長

謂上也字董仲舒對策作

矣
中井履軒云此章論樂也
美善並就聲容而言也美
善異科注善者美之實恐
未穩譬之食芬芳甘旨美
也和劑得宜淡濃適口善
也一按孟子引子貢之言
云聽其樂而知其德此章
夫子論樂耳而其意之所
在可概見
張卓菴云名□□未盡善
乃幾微毫髮之間有未盡
耳諸家皆說作未善失聖
人語氣

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
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
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
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
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
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
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
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
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
德反之也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
慝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
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

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
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
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
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
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
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
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
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
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
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
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
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孟子公孫丑篇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
智也趙注云里居也
葛肥瞻名寅亮醒人語云
約在收斂一邊凡事不得
舒展樂在暢快一邊凡事
皆得如意不專指貧富
伊藤仁齋云仁者之於仁
猶身之安衣足之安履須
安離焉則不能樂是之謂
安知者之於仁猶病者之
利藥疲者之利車雖不能
常與此相安然深知其為
美而不捨是之謂利

物徂徠云得富貴之道即仁也。得貧賤之道即不仁也。不仁而得富貴，不以其道也。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也。

片山兼山云，荀子性惡篇曰：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亦此意也。邢叔明云：造次猶言草次，鄭玄云：倉卒也，皆迫促不暇之意。黃薇香云：終食時暫造次，時遽顛沛時危。張南軒云：惡不仁是亦為仁者也。

片山兼山云：禮記表記篇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述此章者，檀弓篇曰：子路居姊之喪，過時弗除，是亦過於其黨之類也。吳祐之事見于後漢書本傳。尾藤二洲云：知之一日，一日猶百年，無知百年謂之日。

里仁第四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據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醉生夢死長亦何益朝聞夕死不亦可乎漢書夏侯勝傳云夏侯勝黃霸坐事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中井履軒云程註前條隱後條稍滯

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陸元朗名德明經典釋文云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按是亦一說

李弘度名充晉人皇云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齊之以刑則民懷惠利矣物徂徠云君子小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

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

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

人以位言俞曲園云若從舊說則何不曰君子懷德懷刑小人懷土懷惠何必錯綜其文乎安井息軒亦采此說

群書治要國下如上上有乎字日本諸舊本已知下有也字

中井履軒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與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語氣正同安井息軒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本不待解故孔鄭諸儒不注後儒疑忠恕是二不可言一且嫌其淺謂孔子所云一者必別有深意於是朱晦庵以為理伊

藤仁齋以爲誠、仁齋未嘗道之誤記、蓋息物徂徠以爲仁、遂謂曾子雖言一貫之義、姑舉行之之法、以告門人、然曾子明言忠恕、以示一貫之義、則所謂一者忠恕也、忠恕雖二、本是一類、盡己而付人、同施於接物之間、故可合稱、一、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子貢問：一言而終身可行者、孔子曰：其恕乎、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聖賢貴忠恕如此、安得嫌其淺哉、曾子捨夫子言一之義、姑舉其近似者、以告門人、恐又非聖賢相教誨之道也、

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

諸身者。則不徒美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今上御製古のふみ見るたびにおもふかなおのが治むる國はいかにと皇侃本永祿本敬下有而字、註引內則本於皇侃義疏、欲每句比合、恐不免牽強、敬而不違、包子良云、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勞而不怨、邢叔明云、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上文敬字屬子、則此文勞字、亦合做子勞動、孟子萬章篇、勞而不怨、亦屬子、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片山兼山云、此章夫子問門人父母之年、其人偶不記、故告之以此、

片山兼山云。憲問篇。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顏淵篇。司馬牛問仁。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義與此章同。

片山兼山云。學而篇。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事行。慎。訥。字有異同。而意益明。陸稼書名隴其云。是注胡氏語。當刪。帆足愚亭云。左傳。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謂屢至也。安井息軒云。頻煩相見。恃其寵與親也。其究必至於狎褻失禮。所以辱且疎也。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

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

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

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三

宋 朱 熹 集註

日本 瀧川 龜太郎 纂標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

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

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

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

公冶長身受縲紲。其事不可詳。皇氏義疏引論釋云。因解禽語誣告。

先進篇亦云。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之爲人。可以知也。

公冶長第五

張芑山云此原不承子賤說集註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二句舛理四書辨疑云註反君子不器爲說聖人之意恐未然曰女器也本是稱美子貢爲成才之人非謂未至於不器也

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

虞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

邢叔明云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無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孔子國云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虞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井履軒云夫子以開之才德可以仕而使之仕然開不自足乃言我未信我之可仕也故夫子悅其不自滿假而應有遠到也閣百詩云藝文志曰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子罕篇云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云子欲居九夷與此章同一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

慨嘆
日本諸舊本及漢書地理志注、太平御覽、人事部所引、由下與上、有也字、中井履軒云、不知者、只是不許與之辭、安井息軒云、仁道至大、三子才德雖優、未能當全名、然亦非不仁者、故以不知答之、中井履軒云、賦、謂田賦也、兵馬租稅、皆在焉、不偏屬兵、子路言、志章、當參考、安井息軒云、千室之邑、公邑也、公邑采地之長、通謂之宰、

字借用○梓、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

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敵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

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

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

中井履軒云、十、數之多也、二、數之少也、多寡相形如此而已、

吾與女、女與回、二與字同、述而篇亦云、我與爾有是夫、

包子良云、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安井息

軒云、包云、欲以慰子貢、恐非聖賢所以相待之意、物徂徠云、孔子自言己亦不如也、亦願為其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

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之數

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

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

女畫之畫讀寢若兵寢刑措之寢以爲休息是又一義朱註尤穩
子曰二字更端之辭

安井息軒云剛無所屈撓也多情慾則屈意徇物故不得爲剛

衛靈公篇云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蓋子貢聽夫子之言有得於己故發此言也
中井履軒云非爾所及只言汝未能至于此地位也非謂汝未可學此蓋勉彊

于此則可自謂既能焉則過矣

高中玄云夫子之文章如詩書執禮是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不可得而聞也下日本諸舊本有已矣二字與漢書陸弘夏侯勝等贊及顏師古匡謬正俗所引合翟晴江云蓋子貢寓嗟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似不可脫

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寐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寔安之氣勝儼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懈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

剛 焉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于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撝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

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媿文子怒將攻之

中井履軒云、凡舉人之善惡而數焉、皆舉其大者、而概其餘也、吳註恐失當、

佐藤一齋云、繫辭傳、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中庸君子之道四、家語同有、君子之道四、皆舉其尤者而數之耳、非有所未至之謂、

明良洪範載、豐太閤言云、人の交は、久しく交る程、猶言行を慎むべし、初の程は、誰も慎めど、久しくなれば、自然と互に吾儘になるより、終に不和になる者也、又吾嫌ひなることとは、人も嫌ならむと思ふべし、云々、太閤蓋亦讀論語矣、

而下、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足利本、有入字、皇侃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則皇侃所見之本、亦有人字、翟晴江、安井息軒、黃薇香諸人、以有人字為是、

廟飾也、則山節藻稅、亦是僭、龜出蔡地、故以蔡名、

安井息軒云、夫子答以未知、而後斷以焉得仁者、所以婉其辭也、帆足愚亭云、舊令尹、先子文為令尹者、

郝京山、名敬、云、楚僭、王則有之、何獨責子文、使文子、

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結、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也、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稅、稅章、悅反、知、去聲、○

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

公治長第五

力能討賊何至棄家出逃
集註云云此胡安國說春
秋之例以之解論語愈不
合

佐藤一齋云三字再字不
必泥三思只是過思過猶
不及也

中井履軒云求遭喪之禮
未貼三思然猶見其鄭重
之意至不討賊使齊納賂
之過未見其由三思而生
焉

袁了凡名黃論語刪正云
據春秋傳成公即位之後
而其父甯速猶執政蒞盟
則武子未嘗事文公明矣
鄭申甫名維嶽知新日錄
云武子之愚不在不避艱
險在所以處艱險委曲韜

晦不自露其智惟不自露
其智而以愚行之故能成
事

帆足愚亭云志不大不足
有所爲志大者不免簡于
事是夫子所以有狂簡之
言黨鄉黨也

裁裁制也中井履軒云裁
字由章字而生是以錦文
綵段爲喻也夫子蓋欲歸
而裁之以就人才也

集解引孔安國以不知所
以裁之屬弟子佐藤一齋
云不知字屬夫子史記世
家載此不字上補吾字
皇侃云念猶識錄也舊惡
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
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此
忘懷所以與人怨少也
黃薇香云醢本可有可無

公冶長第五

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
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
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
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
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
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
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

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
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
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
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尙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
仕衛當文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
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

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
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
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
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
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制正也夫子初心欲
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
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
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孟子稱其
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
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

查

之物而必幽遂乞者之意是為不直朱子言掠美未必然言曲意徇物是也

中井履軒云足恭是故意增添其恭也

黃薇香云孔安國云足恭便辟也邢疏申孔云便辟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翟晴江成鶴泉據禮會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表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足與言色並舉足恭即指趨踰奔走甚而屈膝一流按安井息軒集說亦從此說姑錄資博聞

孔子國云匿怨而友其人心中井履軒云謝氏以二者為甚於穿踰亦大甚
佐藤一齋云衣輕裘輕字疑美文因下篇乘肥馬衣輕裘語誤增國語亦有車馬衣裘字而按輕之為美字阮雲臺錢竹汀諸人論之詳矣
或曰本集解孔子國之說

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

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思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

於義為順

前說為長

安井息軒云矣斷辭乎疑辭言已矣乎者猶庶幾見之之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片山兼山云蓋門人常以夫子爲生知不可企及故有此言

皇侃本以子曰八字別爲一章安井息軒云邢本仲弓不提行然南面正義在於仲弓之前則亦以爲別章

中井履軒云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未見可意恐是別人

佐藤一齋云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則似是淺露不見重厚氣象註可刪

中井履軒云伯子不衣冠之說唯說苑有之今家語無載縱令載之亦不足據

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

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

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

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

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

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

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

佐藤一齋帆足愚亭安井息軒並云今也則亡弟子中無其人也未聞好學者也世亦無其人也中井履軒云死生存亡古人每復用今也則亡謂顏子不在于世也非謂無好學者二說不同按今也則亡與衛靈公篇今亡矣夫語氣太似前說近長

雍也第六

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原思。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原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不可。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皇本邢本原思以下別為一章。中井履軒云。子華之使。原思之宰。恐非一時之事。宜從古本。然二章相連。記者之意亦自見。為之宰之字。未詳。或云。如箕子為之奴之之字。孔子國云。九百。九百斗。物部徂徠云。九百。孔安國以為九百斗。為日本之八石零八升。一歲為九十七石。蓋中士之祿也。

高中玄云。若以母為禁止辭。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不成文理矣。蓋曰。母亦與爾之鄰里鄉黨乎。而何以辭為也。張南軒。葛紀瞻亦以母字連下讀。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警。腹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毛西河。奇聖門釋。非錄云。三月不違。則繼之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佐藤一齋云。日月與三月對言。見其久暫耳。

片山兼山云公冶長篇子曰由也好勇過我。又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憲問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公冶長篇稱子貢曰汝器也。瑚璉也可以概三子之器矣。

中井履軒云不仕大夫之家可謂高尚矣。然不當以其仕焉者爲不可謝說過激恐不當采入。

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爲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

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

淮南子精神篇子夏失明伯牛爲厲。包子良云伯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自牖執其手。本文唯言牖皇疏解爲南窓朱注所本然無明證。金仁山詳云北牖之牖當作墉。

孔子國云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述而篇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顏子之所樂亦在脩學求道無意於貧富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

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安井息軒云廢身廢不能行也

張卓菴云此章與上章後先未可知胡氏何見而謂冉求聞夫子稱顏回故有此言

備前芳烈公池田嗣封之初夜不安眠耿耿達曉左右請其故不答一夜甘寢異常左右又問公曰予年尚弱嗣此大邦未知所以治國之方思之不已目之所以道心決而氣定是以軒睡鹽谷岩陰志緒言

焉爾乎邢本作焉耳乎皇本作焉耳乎哉邢本為是安井息軒云焉耳乎猶言矣乎皆意以為然而未決

之辭但矣乎差重於焉耳乎

邢叔明云哀十一年左傳記此事云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

佞只是口才捷利不必詔諛憲問篇云祝鮀治宗廟

戶下日本諸舊本有者字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所以鏘昨讀魯論至夫子誨子夏為君子儒始悟學而為君子儒以為政耳無他志緒言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

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

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

蛇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史祝史也。儀禮聘禮記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鄭康成注：史謂策祝，韓非子難言篇云：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馬季長云：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兩生字，皆生存之生，罔下之字，做而字看。包子良云：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中井履軒云：不可二字，不當帶禁止意說，只是難爲之意。按：可不可，猶曰能不能，正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

佐藤一齋云：中人以上，是併與中人數之，中人以下，是除却中人數之。中井履軒云：民，指人也。對鬼神，故曰民。猶對上天曰下民也。安井息軒云：爲政篇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與此互相發。安井息軒云：樂音洛，性與之合也。釋文五教反，則尚不免有希望之意。其義反淺。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者，幸而免爾。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

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

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

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効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効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

朱注本何平叔少變之。安井息軒云。觚。鄉飲酒之爵也。孔子嘗云。我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失其禮。飲酒過度。故歎之。按息軒之說。本于王肅皇侃。然不如朱注之穩。

井有仁焉。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作井有仁者。非。物徂徠以是章。為宰我慮。孔子陷於禍而微諷之。又以井為喻。陷險難。或然。佐藤一齋云。宰我設言。似指佛胥公山弗擾等事。

皇侃義疏引蔡道明。晉人名。云。矢。陳也。尚書敘曰。阜陶矢。厥謀也。春秋經曰。公矢魚子棠。皆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又引王輔嗣云。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二說得之。厭。棄也。言夫子告所以見南子曰。予所以否塞。不如意者。天厭棄我命也。重言之者。痛嘆之甚。朱子解。矢為誓。用孔子國所引舊說。但師與弟子誓。於義有害。予所否者。亦與誓辭似。而非誓辭之例。詳於閩百詩四書釋地。又續增中庸。鮮下有能字。

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衆下、卷子本、正平本、足利本、皇侃本、有者字、安井息軒云、何事於仁、事當訓止、小雅巧言篇、匪其止共、箋云、不共其職事、是古止事通、己所不欲、勿施諸人、仁之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之成、

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

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

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

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

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

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

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終

論語卷之四

宋 朱 熹集註

日本 瀧川 龜太郎 纂標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竊丘竊取之之竊我文王我師也之我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

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

述而第七

張南軒引汲郡呂氏云何

有於我哉言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
劉端臨^拱云第七篇所記多夫子自道之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道也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亦自道也此二章語勢一例何有於我何所有於我也時人推尊夫子以爲道德高深不可窺測故夫子自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是而已矣有何道德於我哉語意亦如此按張劉二說小異劉說爲長

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

釋文云。本或無復字。安井息軒云。孔子盛時。屢夢周公。故云。不復夢見。不復夢見。既久。故云。久矣。經有復字。感慨更深。

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

矣。據於德。
據。音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

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於。

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挺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物徂徠云。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大。豈一旦所能得哉。故曰。志於道。帆足思亭云。據。如據地之據。以爲據也。依。如衣之著身。不離也。邢叔明云。束脩。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按。皇侃亦有此說。鄭康成云。自行束脩以上。謂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帶脩飾之禮。此蓋漢儒相傳之師說也。方觀旭論語偶記。黃薇香論語後案。安井息軒論語集說。皆從之。然束脩之爲束脯。亦古書有明證。禮記檀弓。束脩之間。

不出竟少儀以乘壺酒東
脩一犬賜人穀梁傳隱公
元年束脩之間不行竟中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一
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文
選西京賦注所引合則下
有吾字
中井履軒云哭而不歌其
非己之喪明矣然無服疎
族及朋友故舊聞之死亦
爲之哭禮也不當專爲弔
哭

安井息軒云子路於三達
德得勇自謂仕於一小國
患難荐至治之三年足使
民有勇且知方而未知孔
子許之否因其美顏淵舉
其志以質之孔子亦欲因
其材而成之舉其勇之粗

者與精者以示之非抑之
實誘之也
詩小雅小旻篇不敢暴虎
不敢馮河

而史記作如
皇侃云周禮有條狼氏職
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
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
四人子男二人鄭注趨而
避行人若今卒避車之爲
也
翟晴江引湛淵靜語云此
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以
子在齊爲一句聞韶三月
爲一句不知肉味爲一句
義自明白
皇侃義疏引范甯云夫韶
乃大虞盡善之樂齊諸侯

述而第七

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其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子於是日

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子曰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水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

益

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
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王仁來獻論語未幾有二皇子相讓之事感應之速不啻影響水戶義公傳國於兄子亦得諸夷齊云
也下曰上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有子字
怨下出上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足利本有乎字與左傳哀三年正義文選江淹雜詩注史記伯夷傳索隱所引合

皇侃云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
風俗通義亦引加作假不獨史記
五十卒字篆文不相近安得有誤
周易有大過卦
孔子國云雅言正言也鄭康成云禮不誦故言執按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句言其誦詩書行禮正言

述而第七

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敵讎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

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

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

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全

其音不雜以方言俗語，所以重先生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也。執禮曰皆，婚冠葬祭其事不一也。

伊藤仁齋云：當時之人，有以夫子為生知不由學者，故言此以曉。

日本諸舊本及開成石經，群書治要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

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言者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倦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曰：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里仁篇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孟子萬章篇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

陳侯周臣，方是時之事。

崔東壁云：按孟子云：過宋，則是孔子由衛至陳，經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國也。曰將要而殺之，曰微服而過宋，則是難知孔子將過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微服而行，則人不知其為孔子，故獲免也。其如子何之言，當在此時，事理甚明，無可疑者。史記世家乃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若果孔子尚在樹下，魋拔其樹，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猶曰：其如子何，不亦迂乎。

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魋魅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魋魅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忘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

物徂徠云：乎爾，助語辭，與孟子盡心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之乎爾同。

述而第七

二三子共之，莫有所隱而獨行者。
中井履軒云：是章平說，程註忠信本也，不必講。

葛屺瞻云：意雖相屬，而有子曰字，未必是同時言。先進篇云：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路篇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哉。

孔子闕云：釣者，一竿釣，網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鉤，羅屬著網。今按我邦稱流繩者，或是又曰流釣。

釣弋，未必為祭祀賓客。蔡虛齋名清，論語蒙引云：釣弋，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為之。馮厚齋宋名，云：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包子良云：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安井息軒云：知之次，與不知而作之之知同，皆謂知道，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錄之，雖未能作，猶勝夫不知而妄作者，可以為知道之次也。

此章無闕文錯簡。孔子闕云：唯何甚，一何甚。中井履軒云：蓋答門人惡之已甚也。鄭康成云：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中井履軒云：往，是以往之往，非既往之往。潔與進，在當面退與往，是後日之事。

述而第七

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恆，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

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名清論語蒙引云：釣弋，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為之。馮厚齋宋名，云：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包子良云：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

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己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也

伊藤仁齋云。聖人待物之仁。猶天地之造化萬物。生者自生。殺者自殺。而生物之心。自無息於其間。何其大哉。

佐藤一齋云。昭公取於同姓。以子字配稱。或若美稱。然或若宋女。然是其掩飾之術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

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孰不知禮。

取。上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

孟子者。諱之使若。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

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

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尙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必也使無訟乎。此章吾猶人也。正與是同。朱子讀彼如字。此則不然。何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

物徂徠云。升庵外集云。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陳駭雜識云。方言。伴莫強也。凡勞而相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伴莫。故文莫。勉也。

顏淵篇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章吾猶人也。正與是同。朱子讀彼如字。此則不然。何也。

子疾病釋文作子疾云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中井履軒云丘之禱久矣是不拒之拒也蓋見禱之無益八佾篇云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黃薇香云由奢返儉難由儉充禮易

十字聖人真影千載之下使人想望聲音容貌可謂傳神之筆子張篇子夏曰君子有三

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張彥陵名振淵論語說統云秦伯彼時亦不知後來有天下亦非忠商而有心讓天下夫子自後追論之故如此民無得而稱焉與民無能名焉語氣相似金仁山履云詩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基之其時商未衰也未亂之日決無是理

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

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

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

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

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

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秦伯第八 凡二十 一章

○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秦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

秦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秦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秦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秦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控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秦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

四書辨疑云兩節文勢事理不相類分此自爲一章實爲愜當而以爲曾子之言卻是過慮

中井履軒云曾子平日省察慎密臨死方卸擔此舉其平日修身工夫示門人耳其意豈止手足哉

中井履軒云君子以位而言與下文有司相照又云此數語皆就敬子身上言之蓋切中於其病者

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

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

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

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

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

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

鄭康成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

何平叔云、大節、安國家、定社稷、蔡虛齋云、大節、以事

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明良洪範云、關原の後、加

藤主計頭清正、密に人に語られしは、前田利家に

は、晩年に及玉ひて、聊學問の志有けると頃、日思ひ合する事多し、中にも太閤薨去有し、後浮田秀家、

淺野幸長我等を招きて、物語せられし事に、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此語を語り出されしに、其頃は我等は今よりも猶更文盲にて有し、故

に、何とも心付ず、其心をも尋ねざりし、近年淺野但州など、惺窩先生によりて、論語の書を明け見

るによりて、思ふに、寔に今の世に在て、此語を事とせざらむ人は、恐らくは不義に陥らんものなり、

思ふに、利家今に存生ならば、學問功驗も有べかりしに、さて惜むにも餘り有事なりとて、深く慕は

れけるとかや、世傳東照公康家遺訓云、人の一生は、重き荷を負うて遠き道を行くが如し、急ぐべからず、

也。顔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

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

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

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

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

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

安井息軒云、興者、興發其志也、立、猶定也、心、行、定、立、不爲物所移動也、成者、德之成也、樂、主和、和、順、積乎中、德之所以成也、

安井息軒云、之字指政教、

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
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去好

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
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
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

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
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
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
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

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
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
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

尚書金縢篇。周公自稱多
材多藝。
惠定宇云。周書寤儻篇。周
公曰。不驕不恇。時乃無敵。
此周公生平之學。夫子因
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為人
臣者。
卷子本。正平本。足利本。皇
侃本。也。下有已字。
穀。如憲問篇。邦有道穀之
穀。孔子國注。彼為祿。注是
為善。何也。
片山兼山云。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可謂篤信好學矣。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可謂守死善道矣。
張芑山曰。守死。只形容所
守堅定。猶至死不變。死而
後已。二句意。

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
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
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
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

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
好學。守死善
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
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
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

然後為君子
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
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雎。
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
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愷愷而不信。吾不知之

詩書失其序。師摯治而正
之。以關雎為風始。而後其
音洋洋盈耳矣。註似以在
官之初。解始字。恐非。

孟子滕文公篇子路曰未
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
由之所知也朱註言非己
所知甚惡之之辭也
佐藤一齋云前一句爲學
須如追躡前人而不能及
是誨學者用心當如是後
一句既如是用心亦猶恐
或失之是重以警之不傲
學者用心

今上御製あさみどり澄
み渡りたる大空のひろ
きをものか心ともがな

其成功之大巍々乎不啻
巍々乎而已亦煥乎有文
章極贊其治化之大且美
也
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
作亂臣十人

佐藤一齋云於斯猶言到
周言唐虞一盛到周再盛
俯仰古今間世兩見人才
之難得如此也李南黎說
亦此意

四書辨疑云三分有二大
約言之耳當時叛股歸周
者必無限期惟是綿綿而
往歸之不已豈有畫定界

泰伯第八

矣

侗音通。恂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恂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
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
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
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
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
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
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
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
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
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

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
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
稷契皋陶伯益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
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

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
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
者上係

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
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
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
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
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
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
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

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日起之而自爲一章

畔之理六州三州之分此
鄭玄之繫說刪之可也

包子良云方里爲井井間
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
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按包說本之考工記匠人
亦可以概夏制也
中井履軒云楊注引有天
下而不與失家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
間然矣
問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
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
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早潦者也或豐或
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
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
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終

論語卷之五

宋 朱熹集註
日本 瀧川龜太郎纂標

子罕第九

凡三
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
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
其人姓名

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
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

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
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

物徂徠云子罕言利絕句
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
必與命俱與仁俱焦里堂
亦有此說安井息軒集說
從之不若朱註之妥或問
論語一書言仁者五十八
章一百有五字可謂罕言
乎答曰仁者至德要道而
夫子罕言之門人每聞輒
記與他事異
鄭康成云此黨之人美孔
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
已焦里堂云無所成名即
民無能名高中玄云不是
惜他皆所以贊其人也

子罕第九

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
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
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
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斟酌古今，折衷從宜，亦可以見夫子制作之意矣。

釋文意於力反，是陸氏以億度訓意也。伊藤仁齋云：毋我者，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也。蔡虛齋云：本文無循環意。中井履軒云：文猶言道也，非謙辭，是承文王文字而言。中庸文王之所以為文，語意正同。陳蘭甫云：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為己任，蓋謂刪述

五經垂教萬世，此即所謂夫子之文章也。四教以文為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為先。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子夏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即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集解訓將為大，中井履軒云：將是不敢質之辭，與蓋字相似。佐藤一齋云：又字見多能無與於聖。

按列子仲尼篇云：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者丘博學多識者也。據是則為宋大宰明矣。又見韓非說林篇。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

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

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四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

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

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

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

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釋文云、空空、鄭或作恹恹、
包子頁云、恹恹、慙也、高誘
注淮南子云、恹恹、慙也、

佐藤一齋云、河圖是王者
之瑞、顧命載、天球、河圖在
東序、則知必有其物矣、然
其爲何物、竟不可臆定耳、

中井履軒云、上見齊衰之
見、是相會之義、下見之之
見、是觀其來也、俞曲園云
見之、過之、相對成文、上文
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
者、一見字之中、含此兩義、
少下卷子本、正平本、足利
本、皇侃本、有者字、

安井息軒云、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贊孔子之道德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贊孔
子之言行也、
孔子國云、言己雖蒙夫子
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
所立也、安井息軒云、夫子
善誘不倦、既竭吾才、則非
復前日不知方向之比、於
是如見、夫有所立處、而
卓然高絕之狀、因雖欲從
之、而終無由就之也、
村田琴後海詠富嶽云、心
あてに見し白雲は麓に
ておもはぬかたに高き
富士のね、世以爲絶調、而
不知其本顔子之言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

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

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

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

皇侃云問病勢斷絕有間隙也
帆足愚亭云子路之爲實出尊其師未可甚非然自聖人觀之終不免矯誣是所以有欺天之責也

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

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

問如字。○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

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

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陸元朗云。賈一音古。葛屨瞻云。賈讀爲商賈之賈。

李南黎明云。通章如詩之比。體意在言外。

文章達德錄云。論語曰。有美玉於斯。求善賈而沽。諸又曰。割鷄焉用牛刀。孟子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是隱語。小雅鶴鳴。古樂府。藁砧。全篇隱語。老莊尤多。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

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

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述而篇。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乎。此章何有於我乎。正與是同。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此。無可稱也。

中井履軒云。道已不得行。欲傳之後世。故反魯把禮樂一整頓耳。

孟子離婁篇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也。安井息軒云：春秋之末，天下大亂，人不聊其生，孔子欲輔明君以拯之，而世主不能用，歲月如流，孔子亦已老矣，偶見川流之一去不反，於是乎喟然以歎，而發此言也。此篇所載，大抵孔子晚年之言，而於其不能得位以行二帝三王之政，數致意焉。如鳳鳥章、美玉章、九夷章，及此章皆是也。『道體之說，孔孟所未道。』

中井履軒云：史記招搖市一條，不足據信，註不必引。佐藤一齋云：平地與爲山對，謂汗者填之令平。帆足愚亭云：荀子平地如一，水就濕也，與是平地同。中井履軒云：蓋僞撰古文，尙書者取於論語耳，非斯

語出於書。又云：不惰，即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也。黃薇香論語後案引應嗣寅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可見顏子之志。博文約禮，可見顏子用功之方。三月不違，見顏子之仁。聞一知十，見顏子之智。語之不惰，見顏子之勇。苗而不秀章，蓋亦爲顏子發。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畏下焉，上有也字，已下有矣字。古今集かくしつ、世をや盡さん高砂のをのへにたてる松ならなくに、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

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法語異與相對成文語，禦通讀如禦人以口給之禦，以法度律人也。安井息軒云：與黨也，從也，如吾與點之與。中井履軒云：楊氏文外生義，大與本文礙，不可采入，解見於學而篇。

佐藤一齋云：此章蓋因前章特出之悅而不釋，從而不改，以不主忠信也。主忠信，則無復此患，故出之。皇侃云：匹夫言其賤，但夫婦相匹而已。佐藤一齋云：帥字志字韻叶。物徂徠云：不伎不求，常別為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也。佐藤一齋云：句

首以詩起，例與唐棣章同。蓋子路每喜誦之，猶南容之三復白圭耳。曾篠笙云：伎者，疾賢害能，妬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

後彫之彫，皇侃本作凋。中井履軒云：仁者不憂，由其有所安而然也。勇者不懼，亦只以其果決而已。又云：是章三平語，誦學之序，不必言中庸亦以知仁勇為三達德。權非權，變權數之權。伊藤仁齋云：漢儒以經對權，謂

子罕第九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表，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

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之政反。○伎，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

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共可與其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

反經合道爲權，非也。權字當以禮字對。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蓋禮有一定之則，而權制其宜者也。中井履軒云：唐棣之花，兩三相麗，本同而末異，一東一西，其反翻然也。以喻我與汝，一彼一此，遠相離異也。恐亦男女相思之詩矣。或兄弟朋友之睽離者，安井息軒云：反猶背也。陸元朗云：一讀以夫字屬上句。述而篇云：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禮記檀弓篇云：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云：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

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郁棣大計反。

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

蓋夫子之一舉一動，門人無所不學，故無所不記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

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闔，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闔，和悅而諍也。君在，蹏蹏

如也。與與如也。蹏，子六反。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與與猶徐徐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反○所

孔子國云：侃侃和樂貌，闔闔中正貌，與說文異。闔子侍側，闔闔如也。恐不可訓。和悅而諍，侃或讀爲衍。有和樂之義。後漢袁安傳：隸釋漢碑：唐扶頌，引經：侃作衍。孔注：侃和樂貌，明此假侃爲衍也。猶豫容與，皆有舒緩意。皇侃云：與與猶徐徐也。

辭裳檐々而含風，王逸注：檐々，動搖貌。俞曲園云：翼如，猶勃如，躍如之類，皆以一字形容之，非必取象於鳥也。爾雅釋詁曰：翼，敬也。釋訓曰：翼々，恭也。翼如之翼，亦此義耳。阮雲臺云：躬又作窮，儀禮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釋文作窮，云：劉音弓，又作躬。群經音辨云：鞠躬，容謹也。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是鄭陸所據本作窮。中井履軒云：齊衣裳皆有之，此指裳而言。史記孔子世家作趨進，儀禮聘禮注，士相見疏，禮記曲禮疏所引，並有進字，則有者未必俗本。

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整貌也。疾趨而進，張拱。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

門，行不履闕。闕，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根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

足者，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寧也。君雖不行履闕，則不恪。足者，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

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

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

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躩躩，如有循。勝，平聲。躩，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躩躩，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覲，愉愉如

也。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緌飾。緌，古暗反。緌，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

也。飾，領也。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

之服。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袵，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

故曰必表而出也。絺綌可單，若出則加上衣，故曰必表而出也。

鄉黨第十

黃薇香云：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平衡，注：上衡，謂高於心也。平衡，謂與心平。此朱子注所本也。注既曰平衡，又曰高卑，文集所謂步趨之間，微有高下也。下如授者，凡授物必稍低於心也。上如揖者，推手於前為揖，古揖與今揖不同也。禮記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々如也。馮厚齋名琦云：左氏史遷紺深青，含赤，緌赤而微黑，如雀頭色。紅，桃紅。紫，赤而黑，似朱而非。必表而出，下日本諸舊本無之。字，皇侃云：在家當暑，絺綌可單，若出則加上衣，故曰必表而出也。

鄉黨第十

鄉黨第十

鄉黨第十

鄉黨第十

鄉黨第十

鄉黨第十

通神氣也。張芑山云：不多食，承蓋食言。中井履軒云：泛言祭肉，則鄉里親朋所饋皆在其內，不特家祭肉。出三日不食之矣。亦夫子事，非解說之言。物徂徠云：舉瓜包他菓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

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

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讎，乃多反。○讎，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讎，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中井履軒云：註或曰：一條當削。

伊藤仁齋云：宋楊簡嘗作書與人書，楊某再拜，付之僕，既發，忽自思，不親拜而書拜，僞也。急呼僕返，置書案上，設拜而後遣。暗合于孔子拜送使者之意。學者有若此忠信，而後可以言學。

皇侃云：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嘗之。

中井履軒云：先嘗之，重君賜也。賜生不苟殺，亦重君賜也。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

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

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去首。

禮記玉藻君子之居恆當于戶寢恆東首張彥陵曰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時為然邪

中井履軒云此只拜於朋友之饋則禮太重故祭肉外不拜耳註通財之義不必言

陸元明云居不客客苦百反本或作容安井息軒云開成石經亦作客是也不客者不如客也申申天天燕居之容也

齋藤拙堂正文話云尙書月正元日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史記飯菽藿羹並一正一反古文奇法也韓吏部好用此法中井履軒曰執綏將升之事不內顧以下乃既升之事正立執綏防顛仆傾敗也非專事威容

黃薇香引李安溪姚秋農云弟子欲記夫子贊雉之言而先記此以明時之義經中記事如此者甚多無闕文安井息軒云古人舉事而論之先記其事然後下判語論孟尤多此例若論語舜有臣五人章孟子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章之屬皆是也此節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先記孔子所見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記其所歎美也正

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二四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

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

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戶居不容戶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戶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

布其四體而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

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

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

禮非以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其饌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

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於此也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

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

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與上所引同一文法。中村敬字直云。色斯斯舉矣。翔而後集。不言爲何物。讀至下段。方知是雌雉。絕世妙文。天衣無縫。朱子乃疑。上下必有闕文者。何哉。蓋鄉黨一篇。門人極力描寫。聖人聲音笑貌。躍然現出。行住坐臥。八面俱到。儀禮檀弓。考工記。皆不能及焉。可知周人之文。精妙絕倫。而論語之文。則又出類拔萃者已。按詩。豳風七月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在野。在宇。在戶。不道破其爲何物。至十月之句。始拈出蟋蟀。與此章句法酷似。陸三魚清人。其四書困勉錄。引沈無回云。自鄉黨至升車。敍夫子言貌衣食行止。應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一時字。鄉黨得此一章。即活。

論語卷之五終

論語卷之六

宋 朱 熹集註

日本 瀧川龜太郎纂標

先進第十一

閔氏門人所記也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

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之用。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安井息軒云。周公之制禮。尙文以變殷質。則周初之俗。必質勝文矣。周道既衰。至孔子之時。文日勝。而質衰。孔子欲反周初之盛。故發此言。又云。君子與野人對。則指在位者言之。大抵士大夫衣冠端正。威儀閑習。知爲其在位者。即此章所謂君子也。周初質勝。雖在位者。或未免有朴野之狀。所以有野人之目也。集註。士大夫上加一賢字。便與經旨相乖矣。高中玄云。先進四句。分明是子曰。如何爲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爲此說。

德行以下，皇侃本別爲一章。卷子本，正平本，大永本，有子曰二字，別爲一章。按有子曰二字者，非是。按此十人，不悉從陳蔡毛西河名奇齡論語稽求篇安井息軒集說論之詳矣。

孝哉閔子騫，與賢哉回也。語氣正同。中井履軒云：論語中無名閔子騫者，豈以字行乎？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孔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

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注云：謂以兄之子妻之。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足利本，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也一句。

中井履軒云：范註恐泥。顏路請子之車，事固悖矣。然使路爲此言，亦可以見夫子愛弟子之厚也。顏子之死，在哀公十四年，夫子時七十一歲。

佐藤一齋云：外註可刪。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

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

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閒去。

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

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

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買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

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

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

經典釋文引鄭康成云、慟變動容貌、
帆足愚亭云、夫子蓋至顏子之家、臨哭之、故有從者

每句用也字、歐陽永叔醉翁亭記學此法、

諸本、敢上有曰字、此本脫安井息軒云、云未能未知、則既能既知之後、固將語之、子路地位未至於此、欲其用力於人事之所急、故不以告、

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曰。有慟。慟。哀過也。

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

止。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

宰我子路同問鬼神之事、宰我則答而子路不答、蓋孔子之教人、因其才而篤也、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足利本子、下有篤字、卷子本、大永本、皇侃本、若上有曰字、

覆睛江云、按漢書無引此句者、集註仍洪氏為說、洪當誤憶顏師古漢書註為漢書耳、

漢書叙傳、載幽通賦、師古注引論語此章、若字上有曰字、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足利本、瑟上有鼓字、註家語、辯樂解篇、又見說苑脩文篇、

唐它山公、教學辯云、子見

先進第十一

一〇

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

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

一三

南子在陳絕糧子路不悅
公山不狃佛佺召子欲往
乃獻疑使子羔爲費宰爲
衛君欲正名皆不滿其說
子路之不悅孔子孔子之
所以悅子路也何也貴其忠直不撓也其言曰我得仲由惡言不入于耳其欲泛海也將以子路從其死也
有祝我之嘆其所以與之者不淺鮮矣在平素教誨反謂野哉由之惡何爲於丘之門好勇過我無所取裁
行々不得其死激勵者至泮宮云匪怒伊教是也

中井履軒云師商元同等
人品而才德氣象自有過
不及之異耳故夫子猶之
也若夫賢智之過與愚不
肖之不及元自大有逕庭

孔子國云周公天子之宰
卿士也俞曲園云春秋之
時之周公如周公黑肩周
公閱是也

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
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路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
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
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張子

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子

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
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
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
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爲去聲
○周公

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
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佐藤一齋云兩節並是孔
子語前節記實後節議論

記者將子曰字移冠後節
古文多此例徂徠亦有此
說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使

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
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
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
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
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

難而行不徑不寶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
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

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

師也辟

辟婢亦
反○辟

便辟也謂習於

由也嘑

嘑五且反○嘑俗粗也傳稱嘑者謂俗論也○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

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
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之賤儒也此朱註所本按
愚魯辟嘑以生質言非言習也辟讀如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王輔嗣弼云嘑剛
猛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
不以貧囊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

大永本賜下有也字、高中玄云、註非若後人之豐財云々、曲爲之說耳、

黃薇香云、莊、妝假借、

伊藤仁齋云、二子之問、未必同時、但問同而答異、故子華疑而問之、

中井履軒云、兼人、猶倍人也、能食數人之食者謂之兼人、文義可以見矣、黃薇香云、聖教如化工、人不易測、顏子所謂瞻在前、忽在後也、幸公西氏發之也、中井履軒云、後謂後至也、張芑山云、吾以女爲死者、蓋驚喜之辭、非意料之語、佐藤一齋云、何敢字、是常用熟語、非果敢之敢、中井履軒云、胡註上告天子以下、不必講、

匱也。言其近道。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

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專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

不可則止謂去位也止非
諫止之止下章云子貢問
友子曰忠告善道之不可
則止季氏篇云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能者止可
參考

佐藤一齋云惡佞一句直
針砭子路心術隱微處

皇侃本率作卒
何平叔云方義方也
公治長篇子曰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爲之宰也亦也東帶立於
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先進第十一

一三

故問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
曾猶乃也
之 輕二子以
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
不從君之欲
不可則止者
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
臣數而已 曰然則

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
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
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
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
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
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
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
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
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
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
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
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
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
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
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皙
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
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
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
其志而聖人和氣謙
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
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
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
音機僅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

音機僅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

一三七

鏗爾連下讀孔子國云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投瑟之聲
安井息軒云浴不必裸體入水盥澡面手亦可謂之浴矣風謂披襟當風春暮溫暖步生微熱二者皆郊遊佳况
黃東發名震黃氏日抄云

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相講明於寂寞之濱而忽聞曾點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
袁了凡名黃四書刪正云天理流行一段大覺誇張朱子晚年已自悔其說之非矣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也下曰上有子字
唯求則非邦也與唯赤則非邦也與亦夫子語而何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足利本作如之何
安井息軒云舉子華謙虛之美而子路所以見笑自明聖語之妙如此

先進第十一

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一云求爾何如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微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

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

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

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

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

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

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壇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言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

已矣

夫子音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

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

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再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

復反也。如易不遠復之復。復禮身離禮復反之也。非復性復初之義。太田錦城解復爲履云。復禮履行禮義也。引易傳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序君子非禮不履。象戴記言而履之禮也。仲尼禮者履此者也。燕居禮者人之所履也。略大義以爲證。今按古書同音同義者往々有之。如義宜也。仁人之類。以禮爲履。亦然。但以履解禮。非解復爲履。與此章絕沒交涉。據說文履復形聲全異。

中井履軒云。歸如字。服也。天下歸仁。極言其效也。孟子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袁黃微曰。名亦克己由己。

非二己也。塵去鑑明。即此鑑也。雲消月皎。即此月也。程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無此好。周濂溪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克己之難如此。室直清鳩巢小說云。後光明天皇。謝顯道ノ語ニ。自性偏難克處。克將去ト有之ヲ。御甘心候テ。常ニ御工夫ヲ御用ヒ被遊候。御天性雷ヲ御嫌ヒ被遊候。テ。或時雷頻ニ鳴ワタリ候處。御簾ノ端ヘ御出座被遊。鳴濟候マデ。天ニ對シ御靜坐ナサレ候ヘハ。御顔色モ變シ不申。何レモ驚キ申候。其時分ヨリ。

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二四〇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

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

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

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

透下雷御嫌止申候、
左傳昭公十二年云、楚右
尹子革諫靈王、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
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引曰
季言云、出門如賓、承事如
祭、仁之則也、
皇侃云、在邦謂仕諸侯、在
家謂仕卿大夫、

佐藤一齋云、顏淵仲弓資
質學力各異、故問同而答
不同耳、外註以乾道坤道
分配、不必如是之畫一、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足
利本、斯下有可字、正平本、
皇侃本、足利本、邢本、矣作
已、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足
利本、斯下有可字、史記同
矣作已、
孟子公孫丑篇引曾子言、
云、吾曾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
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

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
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
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
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
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
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
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
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司馬牛。孔子弟子。
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音 訥

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
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
不但如夫子之

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
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
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
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
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
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
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

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
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
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
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方觀旭云司馬牛獨亡兄弟之歎似發於向難出奔之後子夏亦斷不當其兄弟無故之日反汎引四海兄弟之語相曉也夫子卒於向難作亂後二年故知商聞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沒後之言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

安井息軒云天命互言然命出於天故天多以遭遇言命則死生存亡無所不兼
邢叔明解失爲過失朱晦菴爲問斷俞曲園爲佚樂按敬而無失與恭而有禮對言俞說似長註爲不得已之辭意圓而語滯數句不必言朱子之於孔門諸子除顏曾數人外不嫌於其意往往有違言此章亦然中井履軒云檀弓子夏喪明一節不足信據恐不當引以屬子夏氏

安井息軒云明以智言遠以慮言智在自今故曰明慮及後日故曰遠

兵下民上卷子本正平本足利本有使字皇侃本有令字四本無作不
物徂徠云是子貢爲邊邑宰而問政孔子告以此
熊澤蕃山云已むを得ずして食兵の二大事を去るべきとは食を絶てうえて死すべし天下の人一時に死して天地破るとも可なり信なく禽獸と爲て生くべき理なし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

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

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

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

民信於我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

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

鄭康成云惜乎夫子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鄭氏蓋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即上文君子

安井息軒云子成以文爲無用故子貢先言文言文之不可無猶質之不可無質之不可無猶文之不可無若以質而已矣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其不可也必矣

卷子本正平本大永本皇侃本鞞作鞞犬羊之鞞下有也字左藤一齋云子貢之言無病所謂文質彬彬註以其無本末輕重責之亦刻

春秋宣公十五年秋初稅畝

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

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

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

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

國用公意蓋欲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徹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若有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事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

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

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則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

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

仁德天皇亦受論語於和邇吉師其言曰百姓貧之則朕貧也百姓富之則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貧矣與有若之言相發明

述而篇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包子良云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中井履軒云兩之字同指一人既欲其生二句釋上文也注判爲惑之淺深恐未穩

程子錯簡之說，近是。

吾下，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皆有豈字，與史記孔子世家，漢書武五子傳所引合。

中井履軒曰：此稱子路之才也。邢叔明云：子路無宿諾，或別爲一章，今合之。按：爲別章者，是。

皇侃云：身居政事，則莫懈倦。子路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卷子本，正平本，足利本，皇侃本，以作而。子路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而私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名杵臼，公末年，孔子適齊。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明決，故言出而人信。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義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孔子國云。就成也。蔡虛齋云。有道者為無道者所病。故欲殺無道成。就有道。風下草下。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有也。字與漢書董仲舒傳說苑政理篇所引合。上作尙。

伊藤仁齋云。達者謂內有其實。名譽自達也。聞者務飾乎外。以到名聞也。何哉爾所謂達者。倒裝。孟子梁惠王篇。何哉君所為。輕身先於匹夫者。何哉君所謂達者。正學此法。

一吾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

學而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安井息軒云。崇德脩慝辨惑。皆修身之要。故孔子善之。崇德辨惑。與子張問同。而答不同者。亦以其所急告之也。皇侃云。先事謂先為勤勞。

顏淵第十二

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

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

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吐

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先事後

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

一五

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位也。

安井息軒云。戴記儒行篇曰。先勞而後祿。正此章注脚也。按俞曲園。黃薇香亦有此說。

衛靈公篇云。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季氏篇云。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孟子離婁篇云。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孝也。荀子榮辱篇云。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蓋勇悍好鬪之風。至孟荀之時益甚。

伊藤仁齋云。樊遲於仁則既達其理矣。但疑知之德不止於知人也。佐藤一齋云。未達專指知人一事為妄。下文樊遲退見子夏。不曰問仁。知而曰問知。是知其疑不在仁。知相悖邊。

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處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入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如字。○愛人。仁之施。知人。知

人。知之務。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

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

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是如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黃薇香云。不可謂不可告道者也。止不與之為友交。

或泛交之或絕之也與上篇不可則止下篇不能者止義同
佐藤一齋云二句須一申說

一函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終

論語卷之七

宋 朱 熹集註

日本 瀧川龜太郎纂標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勤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

孔子曰云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顏淵篇云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物徂徠云蓋時人有以孔子爲迂者子路始以爲不然今聞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時人之言者也黃薇香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言之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

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是以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叙佐藤一齋云君子於其言一句併引入子路身上來中井履軒云胡氏好以告天子請方伯之論皆不切於事情

安井息軒云樊遲蓋憂民貧力乏田圃多荒欲學農圃以教之觀孔子所答其意自見矣翟晴江云史記弟子傳無爲字圃下曰上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有子字以樊遲問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案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

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富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

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

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

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仁問知章律之有子字者是

中井履軒云楊註恐大迫切後人臆度動失孔門雍容氣象可嘆

季氏篇不學詩無以言

魯有公子荆見左傳哀公二十四年經言衛以別之也苟誠也

中井履軒云始有之時未合也乃認以爲合而安之少有之時未完也乃認以爲完而安之富有之時未美也乃認以爲美而樂寡欲易足之人大抵如此一佐藤一齋俞曲園黃薇香亦有此說

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是夫子所謂富之也又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夫子所謂教之也

期月有二義中庸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孔穎

子路第十三

一五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

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臉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爲。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

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

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一五

達正義云期月匝一月彼朱注從之左傳僖公八年復期月注疏無明解蓋亦匝一月也此一義此章期月而已可也皇侃義疏云期月謂年一周也邢叔明正義云謂周一年之十二月此朱注從之是亦一義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

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

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為

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

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

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

其幾之幾與下文不幾之幾同王子雍名雍字子雍云幾近也佐藤一齋云幾字當從近也之訓期字意亦包在內

喪邦上皇侃本有可以二字卷子本正平本有以字

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

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謙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

葉。楚縣名。

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實告之。

林次崖名希元四書存疑云。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得盡時自然到得。今不照程行。一二月就要到。必敝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故曰不達。

唐明律。族戚奴婢容隱者不罪。蓋本此義。

釋文云。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俞曲園云。鄭說是也。躬弓古通用耳。若以直躬為直身而行。則孔子亦當云。吾黨之直躬者。下文無躬字。知躬是人名也。因其直而名之曰直躬。猶因其狂而名之曰狂接輿。衛靈公篇。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樊遲問仁者三。一見雍也篇。一見顏淵篇。一此章。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之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中井履軒云。經。本石聲。借以狀堅確也。荷黃章當參考。張芑山云。注朱子云。問每下。故警。程子云。欲皎々。二說皆非。

包子頁云。中行。行能得其
中者。
中行。孟子盡心篇。作中道。道行。古篆相似。故謬。朱註解行爲道。蓋由乎此。作行似。是。
註。徒得謹厚之人一句。似贅。

善夫之夫。足利本宋本作哉。
物徂徠云。不恆其德以下。當別爲一章。按與子罕篇。唐棣之華。偏其反而章。同一語法。
佐藤一齋云。不占與革九五未占有孚之未占同。安井息軒云。易所以占吉凶。不恆其德。其凶決矣。故不占而已。張南軒亦有此說。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辨和同之別詳矣。以文長不載。
句末惡之下。正平本。卷子本。足利本。皇侃本。有也字。

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經。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行去聲。經苦耕反。○果。必

行也。經。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管所交反。算亦作算。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

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

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

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日本諸舊本說作悅，但皇侃本作說。

子張篇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中井履軒云，訥字從言，專在言語上。剛毅則必能果敢力行，木者無令色，訥者無巧言，此所以近仁也。

中井履軒云，下面覆說者，謂朋友主於切憊，兄弟主於怡怡也，非謂朋友不須怡怡，兄弟不須切憊。

二六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悌悌，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悌悌，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爲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並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

憲問第十四

一七

孔子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按朱注以爲一事，孔說以爲二事。以泰伯篇子曰：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邦無道，富且貴，恥也。之文推之，孔說爲長。克伐怨欲，章邢本通前章爲一章。

佐藤一齋云：可以爲難矣，蓋稍許之，但未到拔本塞

源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廣雅云危正也洪慶善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行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孫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大永本邢本作遜

熊澤蕃山集義和書云舊友問日本は武國なり然るに仁國といふは何ぞや云仁國なるが故に

武なり仁者は必勇なるの理明かならずや北狄は勇國なり然れども不仁にして禽獸に近し勇者は必ずしも仁ならずの至言まことならずや

佐藤一齋云盪舟蓋謂捉舟首左右搖盪也中井履軒云禹稷一體人物然躬稼切於稷身上有天下切於禹身上是互帶說也非以稷之後有天下云然黃薇香云羿稟事見左氏襄公四年傳滅相乃稟事非羿事集註誤與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同一句法蓋苗而秀君子之仁其常也反此者苗爲水早所妨君子爲姦邪所阻也太宰春臺云孔子之意重在下旬上句特爲下旬而發耳

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智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稟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

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稟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稟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尙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所傳小異。

黃薇香云。馬融以子西爲鄭大夫。與子產連言之也。朱子於或問引吳才老說云。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故以爲公子申。是朱子不用馬注之意也。
中井履軒云。凡答楚臣。以不革。僭號。恐大酷。子西沮用孔子。恐難信。皆不可據立論。
中井履軒云。人字上蓋脫一字。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重而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

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貴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柱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

伊藤仁齋云。言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文之。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舊註以謂兼四子之長。非也。按以

若字亦字考之仁齋之說近是。佐藤一齋云註解久要爲舊約恐與平生之言複。或云禮記學記大信不約釋文約於要反史記高祖紀待諸侯至定約束耳漢書約束作要束又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注約讀曰要是要約相通之證久要即久約居困約久也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云魏戊之爲人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國語晉語叔詹論晉文公曰久約而無費按約束之約讀若要如或說但未聞困約之約讀若要或亦相通乎姑書存疑。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言下笑下取下並有也字。黃薇香云王充論衡兩引此經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與今本異。佐藤一齋云其然然其言豈其然乎疑文字豈字是幾字非反語。臧武仲之事詳於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安井息軒云桓文之事具

意問第十四

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

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入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

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

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

見於左氏傳合而觀之正之與譎用兵行事皆有之

禮記檀弓篇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

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為肥瞻引檀弓曰文子之得諡止以能修班制使社稷不辱之故至其舉僕衛人反畧而勿道夫子聞此事而稱其無愧於文蓋深歎忘分薦賢耳

也下康上詳書治要有季字則下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皆有其字正平本卷子

本也難作難也馬季長云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為之難也

安井息軒云朱義美矣然解不作為不慎言之義於辭未妥且特慮為之之難以慎其言恐亦非有志者也古注使人勉為之之難以至言之不慚似長

佐藤一齋云兩孔子曰並當面語註據左傳以前孔子曰為背後語本文恐未見此意

又云君曰告夫三子者是直舉君語著一者字微見疑舍何也字意在內

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臣家臣

公公朝謂薦之與己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為肥瞻引檀弓曰文子之得諡止以能修班制使社稷不辱之故至其舉僕衛人反畧而勿道夫子聞此事而稱其無愧於文蓋深歎忘分薦賢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

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

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

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

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

告夫三子

二告夫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

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

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

中井履軒云程注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不必言陳蘭甫云如胡氏之說則胡氏聖於孔子矣孔子作春秋乃不知春秋而待胡氏教之乎孔子可先發魯國之兵而後告哀公乎荒謬至此而朱子采之竊所不解也

俞曲園云此章之旨蓋即信而後諫之意未信則以為誘己故惟勿欺者能犯之也尾藤二洲素餐錄云同居之人一朝相別一則東一則西異日互為千里外人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嗜而言饜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中井履軒云與之坐而問焉愛親伯玉欲詳聞其起居也非敬之故蔡虛齋云五十知非本出淮南子原道訓而注皆以為莊子亦適然之誤伊藤仁齋曰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遷伯玉始見於左傳襄公十四年至哀公十四年孔子自衛反魯相距七十六年此時蓋近乎百歲而省察不怠如此真可尚也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疾夫言之

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

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璜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

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過其行者亦作之字。皇侃云君子之人願言慎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皇侃云孔子曰無而實有也。故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

中井履軒云自道猶言自狀行也。子貢是語尤妙。文章家所謂翻案矣。

卷子本正平本哉作我夫字屬上讀。

其不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作己無集解引王肅云。徒患己之無能也。是古本作己無之明證。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

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儻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

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孔子曰。

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

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尙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

中井履軒云鄉黨親戚中。固應有尊行高齒者。不必論德與隱。

邢叔明云。栖栖猶皇皇也。佐藤一齋云。注其警之亦深矣。句似贊。

包子良云。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老子六十三章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新約全書馬太傳第五章云。爾曹之敵。を愛み。爾曹を誑ふ者。を祝し。爾曹を憎む者。を善視し。虐遇迫害するもの。爲に祈禱せよ。如此するは。天に在す。爾曹の父

の子とならん爲なり、與夫子之道異、中井履軒云、是語恐不爲子貢而發、子貢適在、傍承之云云耳、黃薇香云、此數道之終不行也、下數章、以類駢叙、下學上達、猶言自卑登高、自通行遠、上章云、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字義同、孔子國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物徂徠云、下謂今、上謂古、恐非、注蓋在孔門數句、不必言、集解以惑志、斷句、似是、孟子梁惠王篇云、魯平公將見孟子、不果、樂正子謂孟子曰、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有尼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全學夫子詞氣

作者七人矣、集解合上爲一章、劉原父讀作爲作者之謂聖之作、朱註爲見幾而作之作、以篇次章第推之、朱註近是、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足利本、重石門二字、皇侃云、石門地名、一云、魯城門外也、

闕百詩云、石門、魯城外門、蓋郭門也、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未必譏詞、安井息軒云、子路篇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哉、則硜硜、堅確不遷意、

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爲其

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

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遇不

同耳。○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

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闕百詩云、石門、魯城外門、蓋郭門也、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未必譏詞、安井息軒云、子路篇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哉、則硜硜、堅確不遷意、

錢竹汀名大昕云：斯已矣之已，唐石經作「人己之已」，釋文真己音紀，下斯已同，與石經合。集解此經，經者徒自信己而已，皇疏申之云：言孔子經經不肯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是唐以前論語經文皆作「己」不作「已」也。

俞曲園云：荷蕢者之意，以爲人既真己知，則但當爲己，不必更爲人，故曰：真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安井息軒云：諒陰假借字，故或作梁闔，或作涼闔，或作諒闔，或其義皆爲梁庵，即諸侯以上凶廬也。

鄭康成讀諒陰爲梁庵，黃薇香申其義云：梁，柱楣也。庵，廬也。喪禮未葬，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

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集解引孔安國云：諒，信也。陰默也。則與下文不言相複，悉非。

黃薇香云：君子上位之君子也。人猶臣也。尙書皋陶謨在知人，洪範人無有比德，人用側頗僻，人皆對民。詩假樂宜民宜人，亦同。正身正其臣，正其民，敬心充積之盛也。

安井息軒云：仲尼祖述堯舜，而稱堯舜其猶病諸者，二雍也。篇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擊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

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讓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

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養帝。

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及此章是也二者皆仁之極功學者當以此爲宗

俞曲園云此童子自爲其黨之人將命非爲孔子將命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是闕黨之地孔子嘗居之其時適有童子將命一事故或人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論語特記其言使人知長少之禮不可越也

何平叔云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皇侃云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

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

一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

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

禮童子當隅坐

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論語卷之八

一六

宋 朱 熹集註

日本 瀧川龜太郎纂標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

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執足愚亭云。軍旅大事。夫子何曾不學。使衛果用夫子。亦必有措置。衛侯已不能用。夫子徒以陳為問。是以與起孫贖待之也。夫子之所以不答。素有去志。以是事行。故曰遂。
孔子圖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固窮前說本於何平叔。比後說為長。

佐藤一齋云。當此亂離之際。其告門人。雍容和易。察其所蔽而開發之。無以異於平素。即是君子固窮之實。

中井履軒云。然者。然夫子之言也。非與者。承問而反問也。非方信忽疑之謂。

安井息軒云。一者忠恕也。所學之事。皆以忠恕貫之。故要而易識。非殊塗異端之事。一一識之。而精究其義也。

中井履軒云。德輅如毛。無聲無臭。皆與一貫無干涉。不得傳會作說。

中井履軒云。以唯之有無。軒輕二子者。吾不能從。

安井息軒云。孔子之於會子。直以一貫告之。故答曰。唯。子貢則以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問之。子貢初以為然。故答曰。然。然孔子之言。似以為不然者。故反問。非與。言語之道。宜然其於一貫之言。當時諸子皆能解。非始有深淺之殊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輅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會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會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會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會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

中井履軒云。圈外注。本子王肅頗涉穿鑿。恐當削。何平叔云。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按泰伯篇云。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顏淵篇云。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詩卷阿。鄭氏箋。引此經。申之曰。言任賢。故逸也。劉向新序云。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三國志。吳志。樓元傳。引此經。申之曰。所任得其人也。古義可知。帆尾愚亭云。篤敬。篤且敬也。後漢書。李固傳。坐則見堯於鸞食。則觀堯於羹。自此二句奪胎。

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愷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

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

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立則

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中井履軒云。夫子稱子魚之直。在其平生。不因尸諫一事。中井履軒云。言伯玉斂藏之至。如可卷懷者。然也。之字。卷子本。正平本。大永本。及唐石經。作也。

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岳珂本。及唐石經。與下無之字。宋文文山。天衣帶中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

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

孫林父。奪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

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

無愧

孟子告子篇云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正敷演此章之義

中井履軒云事實大夫資益多矣不止嚴憚

黃薇香云利者摩厲以銛其鋒也漢書梅福傳引經利作厲大夫之賢是仁之施諸政者士之仁蘊諸己者

中井履軒云悅不若己者出於家語註不必引

天下而言非謙辭皇侃云謂用夏家時節以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雖異而田臘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

一九〇

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

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事之友之所以輔仁者在此

○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

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記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

郝京山云三正是後人之附會王者易姓受命務自為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耳

圖非取義於天地人也自夫子表夏時之為善漢唐以後乃皆行之

中井履軒云左氏稱夏數得天可見三正配天地人之說古所亡

楊升庵名慎丹鉛錄云淫者聲之過也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曰淫聲一也安井息軒云鄭聲鄭國所創之樂蓋繁絃急管足以蕩人心

人下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有而字唐石經邢昺本並無陳用之名詳道云先事而慮

以告顏子也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

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

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之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
物部徂律云：此主人君言之，不爾豈有已矣乎三字。
安井息軒亦采此說。按公治長篇云：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自訟者也。何必主人君言之。徂律之說未可從。
此章宜與憲問篇公叔文子章并看。
伊藤仁齋云：宋呂祖謙性太褊急，適讀論語至此，大自感悟，後來一向寬厚和易也。可謂善讀論語者矣。
韓退之原段一篇敷演此十二字。
安井息軒三計塾學規云：羣居言不及義者，聖人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字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實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

所憂候，猥褻之談，小歌等，平生相慎，可被申候，經義政術戰法之類者，終夜大聲，以之致訟議候也。不苦候，佐藤一齋云：難矣哉一嘆，使人悚然警懼，凡學者之患，在志不立，因循荒廢，百弊隨生，夫子洞見病源，歎其難治也。
中井履軒云：註行險僥倖，恐失歎。
孫卷子本，正平本，皇侃本作遜，釋文云：一本君子義以為質，蓋古本章首無君子二字，按以下文章首皆有君子字，誤增。
子罕篇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中庸：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離婁篇：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